



面对业委会专业能力不足、权责边界模糊等难题,朱泾镇探索“法治引领自治” “法治体检”让业委会有了指引

本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殷洁如

在上海推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进程中,业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最后一公里”,其规范运行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效能与居民生活质量。

去年以来,面对业委会专业能力不足、业主参与率低、权责边界模糊等难题,金山区朱泾镇创新开展“法治体检”工作,通过系统化诊断、精准化施策、长效化赋能,探索出一条“法治引领自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从经验治理到规则治理

“议事规则里面没有写通过电话方式参与表决,电话征询业主意见有一定风险。”在明珠新苑小区的法治体检现场,业委会成员面对专家指出的问题条款,既惊讶又懊恼——业主议事规则条款有漏洞,竟没有一个

人发现。这样的场景,在朱泾镇首批启动的法治体检试点中并非个例。

去年3月,朱泾镇组建由司法所、房管部门、律师事务所等专业力量组成的“法治体检专家组”,对8个试点业委会开展系统性诊断。专家组花了大量时间翻合同、查账目、访谈业委会成员和业主代表。一名参与法治体检的律师说:“很多业委会成员是退休的热心居民,他们有心做事,但缺乏专业判断力。比如有些不太合理的合同条款,用了十年也没人提出异议。”

经过梳理,专家组归纳出23类共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制度规范与实际脱节、决策程序执行不规范、监督机制存在盲区。专家组还专门制定了包含8大类100项指标的法治体检清单,让业委会自行对照检查。

万安金邸小区的案例颇具代表性。在一起物业与业主大会的纠纷

中,律师通过法治体检发现,双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关于停车费部分的管理费问题,并没有约定需要由业主大会承担相关税费。但在结算过程中,物业公司却将相关税费全部转嫁给业主大会,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业主大会支付一系列费用。律师发现问题后,及时与业委会成员沟通,依据合同条款据理力争,最终帮助业主大会挽回了这笔税费损失。

从碎片管理到系统治理

试点结束后,朱泾镇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基于8个小区的法治体检成果,系统梳理23类共性问题,形成了一份《业委会工作法治指引》。这份指引将法治体检发现的问题转化为规范化的工作标准,涵盖了职责权限管理、物业选聘规范、议事规则细则、纠纷调解机制四大板块,共96项规范。

始尚佳苑小区是个仅有144户的小区,曾因规模太小难以吸引优质物业公司入驻。根据《指引》中的“资源整合”相关条款,小区创新采用“小小区合并”模式,与相邻社区组建联合管理委员会,不仅解决了服务供给问题,还显著提升了服务质量。

参与起草的律师宋颖童说:“《指引》把法治体检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整改中摸索出的有效做法,全部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比如公共收益怎么管,我们直接用了明珠新苑整改后形成的操作模板。”

在《指引》规范下,各小区创新实践成效显著:红菱苑打造“法治文化墙”推进事务公示,胜利新村建立“接待日”制度化解纠纷,南圩新村实行账目季度公示……居民普遍反映:“有了清晰规则,办事更规范,社区也更和谐了。”

目前,《业委会工作法治指引》已在朱泾镇52家业委会全面推广。

今年去文化广场看什么?年度演出季发布 新作亮相 力作回归 坚持原创

本报讯(见习记者 蒋月)昨天,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候场时刻 Stage Your Moment——2026上海文化广场年度演出季”发布会,公布2026全年剧院演出节目与会员活动等规划。此次发布的演出季规划覆盖全年,直至明年春节。

海外音乐剧首演板块,今年将有四部新作亮相,包括曾创下法国音乐剧开票纪录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德语音乐剧《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以及杂技街舞、杂技与肢体剧场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音乐剧《快乐即逝》。

今年多部力作亦将回归。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继去年在文化广场首秀后再度归来,2026年全国仅此一站;德语原声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将汇聚阿曼·乌多·凯帕什、吉安·马可·夏雷提三位演员;此外,还有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莫里哀》《巴黎圣母院》。

历经14年的“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将继续,汇聚了《人间失格》《雄狮少年》《她的海》《赵氏孤儿》。此外,《锦衣卫之刀与花》《宝玉》《边城》《海上钢琴师》以及音乐剧《金沙》音乐会特别版将首次亮相。其中,《雄狮少年》《边城》均为粤语版。

上海文化广场与戏剧品牌龙马社开启合作,将呈现话剧《断金》,以及讲述王洛宾音乐人生的《情歌》等作品。

舞剧方面,编导组合韩真、周莉亚将携新作《只此青绿》亮相。民族舞剧《大染坊》《托马斯·谢尔比的救赎》以及上海国际艺术节特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舞团与舞剧作品,均将陆续呈现。

今年,《我的遗愿清单》《基督山伯爵》《粉丝来信》等多部文化广场自主孵化的作品将持续上演。

此外,文化广场又一自制品牌“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布局了十余场演出,重温多部跨国经典剧目。

上海牵头成立诊疗协作网

摆脱心肌病“就诊难、转诊乱”

本报记者 顾泳

我国心肌病的发病状况正呈现出高患病率、持续增长、经济负担重的态势。心肌病作为导致心力衰竭和年轻人猝死的主要原因,已成为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控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遗传及罕见心肌病诊疗长三角学术论坛”上获悉,我国成立了心肌病诊疗协作网(CCN),数据平台与转诊平台,同步成立CCN上海协作组,未来将推动知识与技术真正下沉,打通心肌病诊疗协作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波表示,心肌病尤其是遗传及罕见心肌病,临床表现多样、诊断难度大、诊疗资源分布不均,一直是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中的难题。构建集临床诊疗、数据共享、双向转诊于一体的协作网络,对提升心肌病整体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解释,心肌病主要分为原发性心肌损害、继发性因素两类。原发性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病毒感染与免疫等。许多心肌病,特别是肥厚型心肌病,具

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此外,病毒性心肌炎若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迁延发展成扩张型心肌病。至于继发性因素,主要包括高血压、冠心病、代谢性疾病、不良生活方式等。

新成立的CCN数据平台将致力于构建标准化、结构化、可共享的心肌病患者临床数据库,整合各级医疗机构患者的临床信息、影像资料、基因检测结果及随访数据,形成高质量真实世界证据链。平台不仅能助力疑难杂症的精准诊断,也为制定符合我国人群特点的心肌病诊疗指南及开展临床研究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同步启动的CCN转诊平台,则聚焦解决心肌病患者“就诊难、转诊乱”难题。未来将通过建立清晰的上下级医院转诊路径与标准,实现协作网内医疗资源高效配置。具体来说,基层医院遇疑似罕见心肌病患者时,可通过平台一键发起转诊,精准对接区域内有丰富诊疗经验的中心医院。上级医院在完成急性期治疗后,也可将患者下转至基层进行长期管理,真正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上海站)开幕

一个“集”字,传递“美美与共”



本报记者 张熠

走进世博会博物馆北大厅,一座顶天立地的“宣纸塔”首先映入眼帘。塔由数千张宣纸及棉线、竹竿等环保材料组成,内部透出暖色调的灯光……今天,“美美与共:集——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上海站)”开幕,这将是其国内巡展的收官之作。昨天,记者提前探展。

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王小松说,“展览用‘集’这一汉字强调融合,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不同人种、不同信仰、不同身份、不同观念、不同目的、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等多样性的汇聚”。

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被誉为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主题是“处处都是外人”。中国国家馆的展览从“汇聚、交流、融合”的视角反思这一主题,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

展览以“美美与共:集”为主题,分为“集”和其延伸的“传”两大板块。其中,“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展出散落于海外的100件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数字文献,这些作品均入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

王小松介绍,“大系”历时20年,共收集了12405件/套中国古代绘画珍品,数字图像和档案,其中3000余件/套的实体分藏于海外各文博、艺术机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展位于展厅入口处,墙上的数字大屏将唐韩干《照夜白图》、五代董源《溪岸图》、宋郭熙《树色平远图》、元倪瓒《虞山林壑图》、明董其昌《江山秋霁图》、清吴历《墨井草堂消夏图》等甄选作品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并挖掘展示作品背后的流传历程,以图证史。展厅中的25个展柜,展出海外收藏画作已出版页面,通过文献档案呈现针对该幅画作已进行的研究及该作品的流传经历等内容。“大系”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传”板块强调传承和传播,展出7件当代艺术作品。其中,朱金石从建筑、车建全从山水、焦兴涛从人物、汪正虹从花鸟、王绍强从书法、施慧从法学、邱振中从造园这7个中国传统绘画的角度分别切入进行艺术创作。

艺术家汪正虹创作了互动项目《百鸟图迹》,以五代画家黄筌《写生珍禽图》中的禽鸟形象为原型,将其转化为可佩戴的金属胸针,作为连接

观众的媒介。“‘集’字的甲骨文写法,描绘了三只鸟栖居于一棵树上,集就是鸟的汇集。”王小松说。

艺术家车建全带来影像装置《亭》,10块连续屏幕并置,呈现他自2003年起持续20年对同一座亭子的追踪拍摄。艺术家通过镜头捕捉亭子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形态,令人联想到山水画中“计白当黑”的雾气美学。

展览将持续至5月31日。

汪正虹互动项目《百鸟图迹》。

均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为老慈善市集每月定期举办

本报讯(记者 牛益彤)昨天,徐汇区田林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外,首场“甜灵润老·爱心市集”开幕。从本月起,这项活动将于每月30日定期举办,为周边社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服务。

市集现场划分了多个功能区。如,健康守护区提供免费问诊、骨密度检测等服务,吸引不少居民排队参与。民俗文化区设有非遗面塑、剪纸等体验项目,让长者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便民服务提供家电维修、首饰清洗、智能手机使用辅导等实用帮助。爱心义卖区则售卖惠民生活用品,部分所得用于

支持公益项目。一位老年居民表示:“每月固定时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些服务,很方便,氛围也很好。”

该市集是慈善组织探索社区为老服务的新尝试,旨在构建以养老服务中心为基地、月度市集为纽带、多方服务网络为支撑的服务模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社区“满意养老共同体”计划,联合近十家服务单位,为长者提供助餐、助浴、维修、陪诊等日常协助。

本次活动由市慈善基金会联合多家公益组织发起,并得到高校、医疗机构、企业等二十余家社会力量的支持。

解忧日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那是陋校,车不能进

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小吉普车的一声刹住了,停在西南联大门口。那里先前已停了一部小轿车。司机对后座上的费正清说:“先生,只能到此,不能开进去了。您瞧,前边那车是龙主席府上的,大概又是龙夫人来请教授夫人去聚会。”龙主席指的是一统云南天下的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人称“云南王”。费正清下车一看,联大校门实在太简陋了,就像儿童的简笔画——两竖加一横:左右两边竖着砖砌的方柱,上方横一块牌子,写着“西南联合大学”。即使是这样简陋的大门,龙府的车也不能开进去,联大仍保持着高等学府的宁静与尊严,这令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不禁肃然起敬。费正清这次来华肩负一项使命,他急需找一个人鼎力相助,此人叫严文郁。费正清四处打听,才得知他现任联大图书馆主任。费正清进了大门,只见土路两旁尽是茅草及铁皮做屋顶的平房。这是他所见大学中最为寒酸的一所。他向一位校役询问严文郁的办公室,那人说,严先生有两天没来了。费正清就留下名片,写了几句留言:“我因飞渝飞机发生故障,需时修理,特来拜访,正巧你不在,俟到午后再行函叙。”

之后,他就到唐家花园去看几位老朋友。唐家花园早年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豪宅,里面有个戏园子。此时,戏园子包厢被打通成大房间,住的主要是联大单身教师,如金岳霖、陈岱孙、陈福田(家眷在檀香山)。费正清同他

们都有十年以上的友谊。戏园子包厢是木地板,走起来吱吱嘎嘎响。费正清在那逼仄的包厢里与老朋友促膝交谈,甚为融洽,但讨厌的是,头顶上不时哗哗作响。他的回忆录留下了当时的感受:“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到设法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是二百元。他们邀请我再来昆明时与他们住在一起。”

把包厢权当住室,工作与休息都有诸多不便,更无休闲娱乐可言。老朋友送他出来时,经过园子里一块颇大的绿油油的菜地。陈岱孙告诉他,他们这些人合伙组成了一个膳团,在生物系李继侗的指导下,开了这块荒地种菜,改善伙食。

飞往重庆的飞机修好了,但费正清还未见到严文郁,心有不甘。于是托朋友找人带他到昆明的穷街陋巷寻严文郁家。此前,严文郁已见到费正清留言的言,但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找到家里来。严文郁在回忆文章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第三天我又发高烧在日记里,午饭前忽见一位同事带来一个高大的洋人

走进寒舍(当时住在学校附近一家木行楼上,非常简陋,加以生病,家里乱七八糟,实在寒酸得见不得人),我抬头一看,发现站在床前的正是费正清先生。我想怎么又来了,一定有事商量。他第一句话是:‘我做官了!我回什么官,他说现任美国战略服务局(中央情报局CIA前身)文化情报员。坐定之后,他很谦逊地道歉,觉得在我病中来打扰不速之客很不礼貌。然后谈到他造访的目的:有鉴于战时中国大学教授生活十分清苦,有孩子的家庭,父母没有静下心来想问题的机会,更谈不上消遣。他有意在著名的大学,如昆明联大、重庆中大、乐山武大、城固西北大学及成都几个教会大学的校园内开一间小型俱乐部,内置中外报纸杂志,可以打桌球、下棋、玩桥牌、饮茶或喝咖啡,与朋友谈天,甚至闲聊,总之使他们紧张的神神经得以松懈一下。他要我为联大作一计划与预算给他考虑。我欣然接受,他就高兴地奔回飞机场去了。”

联大教授们的窘况,费正清尚未全知,那是全世界大学都难见到的。先看看闻一多吧。

当初,昆明常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联大宿舍和图书馆已两次被炸,许多人纷纷迁到郊外或农村居住。闻一多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西北郊的陈家庄。昆明有几十个叫“营”的地方,那是明代驻军屯田遗留下来的名称。陈家庄聚居着许多陈姓的人家。闻一多那房东,儿子才十五岁就被抓壮丁拉走了,一去不回,杳无音信。他出租房子,挣点收入。闻一多租了那家农舍三个狭小的房间。房屋是土木结构,古旧破损,与当年在清华时所住的卧室、书房、厨房一应俱全,共十四间的套房相比,简直是从天上掉落到地下。一天,古道热肠的曾昭抡碰到闻一多,问:“你知道华罗庚吗?”闻一多比华罗庚大十几岁,两人相差一辈人。当年在清华,一个是研究文学的数学家,一个是数学系助理员、助教,工作上无机缘接触。闻一多是湖北人,华罗庚是江苏人,又非同乡,自然没什么交往。不过,当初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把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破格聘入清华,曾引发一场争论,闻一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曾昭抡告诉他,华罗庚家被炸,没地方住,行动又困难,华罗庚十八岁时在家乡因瘟疫流行大病一场,落下一腿残疾,瘸得厉害(后来到美国动手术后才有所改善)。他走起路来极为不方便,为保持平衡,必须拄着拐杖,每向前走一步,左脚就要在空中划个弧线,如此一拐一瘸地上课,非常吃力。大家都很同情他。闻一多听罢,毅然说:“就搬到我家来一起住吧!”但曾昭抡细加了解后,犹豫起来。原来,闻一多只有两间正房,两房相通且中间没有隔门。闻一多一家八口住已相当紧了,再添上华罗庚家六口人,如何住呢?闻一多却说:“无妨,无妨,国难当头,同舟共济,义不容辞。”

(十二) **连载**